

話絲

號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大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難波大助事件

張定璜

新近那邊的報來，說是哄動一時的難波大助案已經結了，剩下的只是那枝手杖槍的處置問題。關於這個，當局者似乎還沒得到一個躊躇滿意的決定。據說普通犯殺人罪的兇器應該歸官家沒收然後再自官家拍賣，不然，如果那兇器是犯罪人從別處取來而不是他自己的，則應該物歸故主。這次難波大助所用的手杖槍是他藉辭打鳥由父親那裏帶出來的，所以難波大助死了之後那手杖槍應該歸還他父親。事情所以還沒了的是因為難波大助的父親連難波大助的屍還不敢——依報上所載：不肯也行，去收，更談不到去領取那枝手杖槍了。這也不足怪。難波大助自己就知道他的是富于忠君勤王的思想的民族，所以臨死時他還惦念着，怕他父親因為他的牽累而受周圍的壓迫，傷害。總之他父親沒去領回那枝手杖槍是真的，那末官家把他沒收掉行不行？不行。因為這是日本自有裁判所以來第一次不祥事件的第一件不祥

兇器，所以不能和別的沒收品一樣把他沒收後再拍賣到民間去。那末你說毀掉他拉倒罷。據說也不行，因為有一個物質不滅的道理在那裏無論如何毀，你總不能使他完全形消影沒，而不能使他完全形消影沒，他便永遠是日本自有裁判所以來第一次不祥事件的第一件不祥兇器存在在那裏。所以處置這手杖槍的方法成了目下的一個問題。某報告告訴我們，將來結果大概是把這件既沒人領，又不能賣，又不能毀棄的怪東西鎖在裁判所裏最深奧的倉庫裏面，聽他自然的腐朽，永遠不得再見日光，我想這種辦法也很不錯，因為文明人的聯想力是可怕的；我還記得人家說華嚴瀧是古來情死自殺的名地，經過那旁邊的人沒有不多少感到一點死的誘惑的；我還記得有朋友告訴過我，日本的寺廟以及其他遊玩娛樂的地方都不免擺設有幾枝槍矛，幾尊古砲，大大小小的中日戰役或中俄戰役的捕獲品，為的是使臣民看見時從新可以幻覺一遍帝國的光榮和異族的屈辱。

關於難波大助的死後有兩段逸話，不妨說說。絞決罪人後的第二天早晨，刑務所門前來了一乘汽車，車裏擠着好幾個人。他們的要求

是收領難波大助的屍。於是這些號稱「自然兒」的搗亂份子和當場的警察試了幾個回合，結果被警察帶了去。但是我所要說的不是這些搗亂份子，乃是一個同樣請求死屍的溫文儒雅的學者，一個醫學博士。搗亂份子有沒有理由外間不得而知，至于這醫學博士，他是有理由的。自從難波大助謀弑皇太子被逮的當時起，這個誠實的學者就疑心到犯人的腦子上去，怕那裏面有不小的缺陷。現在死刑已經執行了而又沒人收屍，所以福士政一博士想把他領了去，仔細的解剖一下。據博士說，難波大助所以那樣的罪大惡極大概是因為他的頭腦有不設的地

方，如果解剖的結果能證明這個，那末帝國史上就可以免掉一個亘古未有的污點，換句話，那末世人就可以知道難波大助所以膽敢忘掉忠君勤王的本分而圖謀弑逆的不是由于思想的中毒，不是教育不良的結果，不是太和魂的

本日期錄

難波大助事件	張定璜
告遺老	饒玄同
致溥儀君書	周作人
三博士之老實	開明
李佳白之不解	開明
胡說福道	徐旭生
欠缺點綴的中國人	川島
野草(一至四)	魯迅

墜落，乃是根本于自然的先天的生理上的缺陷。福士博士的這個假定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傾屍的請求似乎沒得着許可，因為犯人已經由刑務所的當局葬到東京郊外的一個死囚堆裏去了，但是這已經發我們滿足了。能發再聽福士博士報告解剖難波大助的頭腦的結果，證明他的假定給我們聽固然是再好沒有的了，現在呢，福士博士總算給我們知道了一點他自己的是怎樣一個健全的頭腦。可惜他一個人也不能設專美，因為這種頭腦大概不是先天的，是後天教養成功的，是萬世一系，皇室中心的教育之賜，所以後來又有一個新聞記者用這同樣的頭腦推論難波大助是一個精神的畸形兒。這樣，可見明治維新以來教育功勞的偉大。

可是學者新聞記者雖然在那裏爲日本現代的教育辯白，教育家自己却並不和他們一樣想，倒坦白的承認這次事件是從來的教育失敗了的證據。原來難波大助生長於尊王之家，苟非萬不得已，何至于以青年有望之身去作那種逆徒的勾當。所以東京某女學校校長說，這都是教育不良之罪，尤其是入學試驗制度之罪。因爲想受高等教育，難波大助曾經投考過多次，不幸而始終落第了，于是意氣沮喪，卒竟給惡潮捲了去；反過來說，假使他也有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一定也可立身揚名，和別人一樣作一個忠君勤王的臣民，一個健全的頭腦的主人。所以某校長先生以爲入學試驗制度若不改善，往後因他而斷送自己的前途的青年

還不知道有多少。至于這次的大逆事件，最好是不讓小孩子們知道，萬一他們問起來時，這便是某校長先生自己認爲「穩健」的回答：「他大概是一個瘋子罷。上頭的規則是很嚴的，所以受了那樣的判決，但是無論怎麼想，都不像是平常好人作的事。」我相信某校長先生說這話時一定是平常的好人，不是着了涼或者在發熱，不會在白晝裏夢囈，我相信他更不至于以爲人師表的教育家而打算對學生撒謊。然則他雖想把難波大助事件歸罪于教育，那固然是賢者引咎自責的美德，其實他的見解和上面那二位博士記者們的是一致的。日本的教育在沒把難波大助教化好的一點看來雖不免于失敗了，然而在陶冶成這樣的學者教育家新聞記者，這樣健全的頭腦的一方面看來顯然是有了不可思議的成功。

我偶然間想到人類受了幾千百年來的教育才有今日的聰明，但不知道比這更聰明一點還要經過多少年。

告遺老

錢玄同

遺老們！我替你們想，你們可走的路計有四條：

(1) 大澈大悟，知道自己應該堂堂地做一個「人」，而做皇帝底「奴才」是很不够人格的；知道應該服務於社會，彼此互助，效忠於一家一姓是很丟臉的；於是幡然改變，不再長垂豚尾，不再向所謂什麼皇帝也者屈膝叩頭，趁

此未死之殘年，勉力爲民國服務，以圖晚益；並且勸你們那個所謂什麼皇帝也者也做屍帝號，高陞爲一品大百姓。這是最合理的一條路，因爲這條確是向前跑的路。可是這條路雖最合理，我並不奉勸也不希望你們走。一層是你們總不肯走的，勸也是白勸，希望也是白希望。還有一層是即使你們竟違心而走此路，但你們底道德實在太卑污了。你們底腦筋實在太朽腐了。「民國肇建，十有三載，變亂相仍，靡有寧日」(這是閩人們底通電起首照例有的句子)底緣故，就是因爲服務諸公之道德卑污與腦筋朽腐，他們並非真正的革命黨，他們與你們本是「一丘之貉」。他們滿坑滿谷，已經很够討厭的了，我實在不希望你們再去加入；弄得將來更難肅清。

(2) 簡直明目張胆地做復辟底運動。你們既不承認民國，當然非回復清朝不可；既反對共和，當然非有皇帝不可。既要清朝和皇帝，那就應該明目張胆地運動你們底「上頭」(這是半個月以前某遺老在清室善後委員會中對於溥儀的稱呼)再坐龍庭，像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康有爲那樣做法。這是「開倒車」底行徑，當然是極不合理的；但就你們論你們，這也還不失爲一條可走的路。可是這一條路，我知道你們也是不肯走的，因爲走這條路，又危險，又吃力。走不通時總不免危險(雖然有東交民巷等處可躲)；即幸而走通，吃力却是意中事，我不敢認獎你們，照你們平日底道德看來，似

乎有些經不起危險，耐不起吃力的，所以我不能相信你們肯走這條路。還有就我一方面而論，我的確也不願意你們走這條路；因為我是民國底國民，我自然希望民國國體鞏固，不希望有人來搗亂，再開復辟底把戲。所以這一條路我也不奉勸你們走。

(3) 既要做滿清底忠臣，則當貴「上頭」
「遜國」以後，便應該殉難，以全臣節；否則也應當拖辮入山，采食薇蕨（其實就是這樣，也還是踐民國之土，食民國之毛），做一個草間偷活的孤臣。這也不失為一條你們可走的路。但我也不能奉勸你們走。我不相信你們能夠有謝枋得，文天祥，王夫之，李贄等人那樣堅勁的節操。況且勸人尋死，實在有背于人道主義。民國底國民是應該重人道的，所以我決不來勸你們尋死。

(4) 什麼正經事也不做，只是捧捧戲子，逛逛窩子，上上館子，做做詩鐘，打打燈謎，如此昏天黑地以終餘年。這一條路你們大概都願意走，我也希望你們走。因為照你們平日底道德看來，走這一條路真是恰配恰配；而這樣底行徑，或者于民國還沒有什麼大妨害。（其實也是有妨害的，因為可以由此而產生許多道德卑污的「遺少」。不過少年人而願以你們為模範，步趨唯謹，願做「遺少」，則其人實是自甘淪棄，亦不足惜耳。）

除這四條以外，別無你們可走之路。但你們却常常要走另外兩條路。那兩條都是損人不利己的路（上述第二條路也是損人的，但又是利己的；我對於你們，不敢用道德底話來苛求，所以對於你們有利的，我還說是可走的一條路）。

(甲) 并不做復辟底運動，而却要保住貴「上頭」底帝號，向民國底行政官搖尾乞憐，說什麼「上頭」贊成天下為公之共和政體；什麼「上頭」絕無復辟之心；什麼前次復辟乃出于張康之脅迫，絕非「上頭」所願。你們這底行動和言論真是荒謬得很！既說不復辟，為什麼還要保住貴「上頭」底帝號？既不肯拋棄帝號，為什麼不做復辟底運動？貴「上頭」既不想復辟，且贊成共和，為什麼還要竊帝號以自娛？你們要知道！保住帝號，便應該復辟；贊成共和，便應該廢除帝號。空空地保住帝號，實際上還是共和政體，在你們并無絲毫利益；明明是共和民國，竟有人公然自稱皇帝，在我們實在是非常地受累，非常地丟臉。所以說這是損人不利己的。

(乙) 復辟不復辟，民國不民國，不大提起，或者竟絕口不談，而常常要大發其臭肉麻之牢騷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甚而至于還要拿了三綱五倫忠孝節義之說來束縛壓迫我民國底國民。這種「像殺有『子事』的自命為「道德底保鏢者」底神氣，真令人三日作嘔，真令人氣破肚皮。什麼三綱五倫忠孝節義，都是二千年以前宗法社會之舊道德，與民國國體絕對抵觸，萬萬沒有提倡它的理由。即就公等

自身而論，公等立身行己，果與此等灰堆中之舊道德底教條符合否耶？請公等于夜氣未盡橫亡之時仔細思想！即使公等是能實踐此等舊道德者，但因此而遂欲以舊道德繩民國底國民，則真是荒謬絕倫！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你們：在共和國體之下而說什麼「君為臣綱」，什麼「君臣之倫」，什麼「忠君」的話，的確是鼓吹造反!!! 至于父子夫婦等等，僅僅是名稱底不同，而人權則彼此完全一樣，在共和國體之下而說什麼「父為子綱」，什麼「夫者妻之天」的話，也是等于造反!!! 你們用專制時代底舊道德來束縛壓迫共和時代底國民，你們未見得因此而得到什麼好處，而而民國被你們這一大搗亂，豈獨國體動搖，簡直成了「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世界。真是受累無窮。所以說這又是損人不利己的。

你們走這樣損人不利己的路，我們被損的人們理應向你們嚴重抗議，積極反對。
遺老們！共和底意義，平等底真理，你們底腦子中向無此物，現在也沒法把它裝進去，只好不談了。我現在且向你們談談歷史。什麼御批通鑑輯覽和東華錄等書，你們大概總是敬謹誦讀過的。我要請你們回過臉去看看你們底「本朝列祖列宗」底「武功文治」：福臨和玄燁對於明安宗（由察），紹宗（聿健）昭宗（由榔）是怎樣處置的？奕訖和載淳對於太平天國又是怎樣處置的？揚州十日，嘉定三

「屠」是怎樣底景象！「薙髮令下之後。是否有許多人連腦袋也被薙去！(那時東髮的漢族遺民能够像你們現在這樣很安逸地長垂豚尾十三年嗎！)玄燁，胤禛，弘曆時代所謂文字獄，所謂銷燬禁書，是怎麼一回事！(那時著書的人能够像你們現在這樣很自由地寫「歷」壬子年至甲子年或竟寫宣統四年至十六年嗎！)再回頭來看：民國元年二月我勸勸貴「上頭」溥儀退位時是怎樣待他的！六年七月溥儀復行竊位後我勸勸是怎樣待他的！今回十三年十一月我勸勸溥儀廢帝號出宮禁時又是怎樣待他的！我勸勸以寬大為懷，不念舊惡，將奴爾哈赤以來三百餘年殘殺漢人之滔天罪惡一筆勾消。不效法夏啓(你們所稱為三代聖王的)「予則孳戮汝」底行為，不主張孔丘作春秋所贊美的齊襄公復九世之仇底辦法，僅僅取消溥儀底政權和帝號，既沒有絲毫難為他，也不會「夷其社稷，遷其宗廟」，且還送錢給他。用。民國對於滿清，豈但是「仁至義盡」，簡直是「以德報怨」。「以德報怨」，本嫌過當，但既已做了，也就算了。不意施者如此其厚，而受者方面竟還要口出怨言。風聞自溥儀廢號出宮以後，你們向外國人，向民國底臨時執政者捏造無根之謠言，什麼溥儀底生命有危險嘍；什麼故宮底古物被保存嘍。胡言亂語，層出不窮。我老實對你們說吧：你們看得溥儀如此其值錢，以為有人要謀害他；在我們看來，溥儀不過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大孩子，只因他以前太

胡鬧了，所以此番禁止他鬧，把他送回家去，使他以後可以好好地讀書求學罷了。他是什麼大人物，也值得被人謀害！笑話笑話！至于故宮底古物，這是民國國家公有的東西，民國自有相當的機關來保管它，整理它，研究它。你們不是民國底國民，做國古物底保存，無須你們「越俎代謀」！講到遺失的話，倒是的確有的，不過這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溥儀出宮以前的事，我們現在為厚道起見，打算不追究了。(五日以後，聽說溥儀底鋪蓋運出神武門時經軍警檢查，發見快雪時晴帖一本，委員會也不過將它扣留，暫時保存在鐵櫃之中而已，不復窮加追究，以顧全貴「上頭」底體面。)

遺老們！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從桀到洪秀全，他們是怎樣下場的？外國由帝國改民國，如法之路易十六，俄之尼古拉斯二世，他們又是怎樣下場的？溥儀這樣舒服服地升為一品大百姓，你們還不满意。難道一定要讓他再造反一次，再竊位一次，弄到大家對他切齒痛恨，給他一個不幸的下場，你們才滿意嗎？這是你們竭忠事上底嘉謀嘉猷嗎！

民國十三，十二，二。

致溥儀君書

溥儀先生：

聽我的朋友胡適之君說，知道你是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併且在兩年前「就說要取消帝

號，不受優待費，」思想也是頗開通的。我有幾句話早想奉告，但是其時你還是坐在宮城裏下上諭，我又不知道寫信給皇帝們是怎樣寫的，所以也就擱下；現在你已出宮了，我纔能利用這半天的工夫寫這一封信給你。

我先要跟著我的朋友錢玄同君給你道賀，賀你這回的出宮。這在你固然是償了宿願，很是愉快，在我們也一面滿了革命的心願，一面又消除了對於你個人的歉仄。你坐在宮城裏，我們不但怕要留為復辟的種子，也覺得革命事業因此還未完成；就你個人而言，把一個青年老是監禁在城堡裏，又覺得心裏很是不安。張國燾君住在衛戍司令部的優待室裏，陳獨秀君住在警察廳的優待室裏，章太炎先生被優待在錢糧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優待費，但是大家千辛萬苦的營救，要放他們出來，為什麼呢？因為人們所要者是身體與思想之自由，並非「優待」，——被優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宮城裏，連在馬路上騎自行車的自由都沒有，我們雖然不是直接負責，聽了總很抱歉，現在你能够脫離這種羈絆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裏去，我們實在替你喜歡，而且自己也覺得心安了。

我很贊成錢君的意見，希望你補習一點功課，考入高中，畢業大學後再往外國留學。但我還有特別的意見，想對你說的，便是關於學問的種類的問題，據我的愚見，你最好是往歐洲去研究希臘文學。替別人定研究的學科是很

危險的事，因為與本人的性質與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別有一種理由，說出來可以當作參攷。中國人近來大講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然而專門研究某一種文化的人終于沒有，所以都說的不得要領。所謂西方文化究竟以那一國為標準，東方文化究竟是中國還是印度為主呢？現代的情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在推究一點上去，找尋他的來源。我想中國的，印度的，以及歐洲之根源的希臘的文化，都應該有專人研究，綜合他們的結果，再行比較，纔有議論的可能，一切轉手的引證全是不可憑信。研究東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適當的人，至於希臘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託足下了。文明本來是人生的必要的奢華，不是「自手至口」的人們所能造作的，我們必定要有碗能盛酒肉，纔想到在碗上刻畫幾筆花，倘若終日在垃圾堆上揀煤粒，那有工夫去做這些事，希臘的又似乎是最貴族的文明，在現在的中國更不容易理解。中國窮人只顧揀煤核，闊人只顧搬鈔票往外國銀行裏存放，知識階級（當然不是全體），則奉了羣衆的牌位，預備作「應制」的詩文：實質上是可吃的便是寶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聖旨，此外都不值一看。這也正是難怪的，大家還餓鬼似的在吞嚙糟糠，那里有工夫想到製造「嘉湖細點」，更不必說吃了不飽的茶食了。設法叫大家有飯吃誠然是亟應進行的事，一面關於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緊，因為我們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飯而且還有能賞鑑茶食的一日。想到這里，我便記起你來了，我想你至

少該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為曾做過皇帝。我決不是在說笑話。俗語云，「做了皇帝想成仙」，製造文明實在就是求仙的氣分，不過所成者是地位，所享者是塵世清福而已，這即是希臘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二年，到現在又願意取消帝號，足見已飽厭南面的生活，儘有想成仙的資格，我勸告你去探檢那地中海的仙島，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結果。我想你最好往英國或德國去留學，隨後當然須往雅典一走，到了學成回國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够介紹你到北京大學來擔任（或者還是創設）希臘文學的講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聲，我當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換一句話即是主張排滿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號以後，對於滿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時還覺得滿人比漢人更有好處，因為他較有大國民的態度，沒有漢人中北方的家奴氣與南方的西崽氣。這是我個人的主觀的話，我希望你不會打破我這個幻想罷。

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再者，風便祈將台甫示及，以便稱呼。又及。

追記

這封信纔寫好，閱報知溥儀君已出奔日本使館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總覺得十分殘忍。他跟著英國人日本人這

樣的跑，結果於他沒有什麼好處，——只有明白的漢人（不辦子的不算）是滿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還有從那些人的手裏得到自由的日子，這封信仍舊發表。在別一方面，他們是外國人，他們對於中國的幸災樂禍是無怪的，我們何必空口同他們講理呢？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

十二月一日添書。

三博士之老實

開明

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報上譯錄一節日文「北京新聞」的記事，其文曰：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佐佐木亮三郎，狩野直喜，矢野仁一等三博士，以中國廢棄清帝號，實為顛覆王道根基之亂暴行為，將與各行接洽之後，向中國當局提出恢復清室帝位之勸告云。」

我看了這節記事，不禁發生兩種感想。

最初是驚訝。日本的博士竟會如此的荒謬的麼？干涉別國的內政姑且不說，所謂「王道根基」到底說的是什麼東西，便是「唐人的夢話」也未必會比這個更古怪的了。我知道日本的教授是官：博士裏也有以物理學證明君臣之倫為天經地義的滑稽學者，但還想不到有如此之奇，真覺得出于「意表之外」，即使在我這樣喜歡說幾句反話或笑話的人。

最後是佩服。日本人到底老實，老實不客氣的肯發表他的怪論，不怕對面的人的不愉快，

——自然有些巨公因為怕「引起外交」，斷乎不敢不愉快的，但在我們細民却未必愉快，——我想也是一種很可佩服的地方。在我就做不到：老實說，我對於日本的「逆徒」幸德秋水難

波大助（他的事件北京報上都不載，很得日本教育家「諱莫如深」之微意，）等的厚意，的確要比對於三博士為多，但我們知道日本人是和

中國人不同的，在中國人聽了毫不為奇的政治上革命的行爲，在日本人即使不是斷不能也總是絕難理解的，所以在他們面前決不表示推重「逆徒」的意思，這一半是由于交際的禮節，一半也因為反正這個意思對他們是說不清楚的。

日本博士所痛哭流涕的「王道根基」在我們也是很難理解的東西，以禮尚往來之理論之，博士們大可不必硬以己之所欲施諸我們，免得出力不討好，反被我們說為荒謬。然而他們偏要本其赤誠，「鍥而不舍」，甚矣其老實也！老實本是好事。老實而至于如此則是狂妄矣，此日本博士的老實之所以可佩服者歟？

「王道根基」者何也？為帝號歟？如其然也，則朝鮮如何？然則敢為「顛覆王道根基之亂暴行爲」者不是日本是誰？惜乎日本博士之頭腦不能知此簡單之道理也。

李佳白之不解

開明

近日順天時報轉載「美國進士」李佳白的一

篇文章，反對修改優待條件，有不解者五。他的記心真好，把辛亥遜位的事情記的清清楚楚，偏忘記了民國六年的十一天的復辟。好像外國人對於這事件都特別健忘似的，真令我「不解」。（聽說那打倒復辟的本人也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或者這件事本不好記，用福洛伊特派學說分析一下，一定可以找出重大的理由來吧。）

李佳白雖然居留中國，「在清政府之下者為二十九年；在民國政府之下者為十三年」，但究竟是外國人，完全不能了解中國的事情；而且照例外國人居留中國愈久，其思想之烏煙瘴氣亦必愈甚，李佳白自然不能逃此公例。仔細一想，李佳白的不解者五，實在已經不解得太少，因為據我想來他的不解本當不止此數也。

順天時報是外國的機關報，他的對於中國的好意與了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引李佳白同調所以正是當然。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荒謬的議論。我們只要看這些外國機關報的論調，他們所幸所樂的事大約在中國是災是禍，他們所反對的大抵是於中國是有益的事。雖然不能說的太決絕，大旨總是如此。我們如用這種眼光看去，便不會上他們的當，而且有時還很足為參考的資料。

胡語亂道

徐旭生

(一)

我近來常常看見報上說前攝政內閣因辦理

某事有過激的嫌疑，這不用說是削除溥儀帝號的事情了。在民國裏面削除一個皇帝的名號，而乃謚之曰過激，嗚呼！中華民國！

(二)

我這幾天忽然覺得，有些人說：「廢帝這樣下台也很好。」並且很有許多所謂明白的滿人也是這樣說。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幻覺。這同我們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覺得民國的幸福就以那樣僥倖得著的，是同一類的幻覺。帝政有自然的趨勢，無論什麼人，無論大家願意不願意，總要走到那裏為止。也不管你是路意十六，也不管你是威廉第二，也不管你是尼古拉第二，也不管你是溥儀，已經走到也算罷了！還沒有走到的，總是拚命地往那裏走！就是有很可憐的青年的人不願意往那裏走，也總有許多嚴氣正性的，道貌儼然的老頭子，推著他向那裏走！

(三)

我仔細想想，我們既是為人一世，總要做一做帝王纔好。因為我們不做帝王，一但不幸——其實我們總是這樣的不幸——被所謂帝王也者，禽獮而艸芟之，也是活該！就是有仁人君子看見，也不過長嘆一口氣罷了。如果我們能做幾天皇帝，尤其是奕葉相承，斬夷相繼的（這兩件事當然是沒有法子分離的）皇帝，就是我們失了勢，如果有一個瘋子，擅敢動一動我們的毫毛，不惟要有許多留心世道人心的老年人痛哭流涕地說：「世風不古！江河日下！」

而且要有許多學通中西古今的青年人大聲疾呼地說：「太不人道」！

(四)

我們中國現在好了。從前不過是在下的人講革命，在上的人聽見革命兩個字，沒有不頭疼的。現在全國的執政全要講革命，政治還怕不立時要清明麼？——夏天的時候，我走到前門外頭，看見一個鋪子裏面，放些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外面，蒼蠅差不多攢滿了。我一看招牌，原來是賣衛生糕餅的。

(五)

我這些胡說亂道，不自禁地用了許多的「！」。就是心理學大家的張先生申斥這是些亡國之音，我也是沒有法子的。

欠缺點綴的中國人

川島

「前美國駐華公使克蘭氏說中國人自己沒有維持秩序的能力，曾提倡國際共同管理。我想國際共同管理倒是很好的現象。……假令英國在國際共同管理之下，則愛爾蘭何至受那麼大的騷擾！我不曉得那時中國駐美公使是誰，如果這位公使能把美國像拳匪一樣圍殺黑人的事調查明白，報告中國政府，也主張國際共同管理，從非洲招些黑聯軍去打紐約的拳匪，打勝了之後，猶如在北京哈德門大街似的在紐約城中的五馬路立一塊紀念碑，那纔算公平。……」羅素臨別中國時，曾這樣的和我

們說。他並且說：「這些意見不是上中國的岸時就有的。」

這回愛新覺羅溥儀遷居後海的事，雖有人額手相慶，却也有人因而怒髮衝冠；姑不論這事是出於溥儀的本意，或者他容納了別人的勸告，正如從前華林君之失戀一樣的是一件私事，不但算不得中國歷史上一件名譽的事，也算不得中國歷史上一件不名譽的事；也談不到孝悌忠信。雖然那時袁世凱並無特任愛新覺羅溥儀為人的明令，反正我們已經當他是一個人看，更從胡適之先生的口裏，當他一個有為的青年看。倘若我們刻毒一點，儘可讓他在私邸中稱孤道寡，不務正業，如果仁厚一點也儘可勸他改邪歸正，設法向上。他在那裏送酒席為「段臨時執政」接風，別人勸他遷居，錢玄同在那裏為他計畫前途，都是私人的友誼與動作；閑空的人儘可去設法度他的閑空的日子，正不必前來干預。

可是偏偏有人來干預了。並且不只是中國人，并且這些外國人也誠如荷馬詩裏所說的「不像是一個出身微賤或欠缺知識的人」，並且都是政務倥傯不是閑空的人。於是乎我又想到溥儀實有出「宮」之必要，而且叫他出宮實是我們不甘再作「奴臣」的人的責任了。外國人懷着他們的好心——至少也顧到中國人的體面，在那裏向我們的長官們，他們的輿論機關中說話，幸而有我們的外交官在那裏答復他們，雖然該如何的答復並沒有來徵求我的同意，我也不知道外交官究竟如何的答復他們，可是我已

經證明中國人的愛中國不如外國人「愛」中國的熱烈，更談不到替外國人顧體面：愛爾蘭總統囚禁在培法司特 (Behest)，不聽中國政府派朱兆莘去警告，日本慘殺大杉榮家族與朝鮮人，不聽中國人想去弄個「領事裁判權」，也不聽美朝聯軍去打東京城；照例這些事中國人都應該做的，最低限度也該學他們「正誼」與「人道」的辦法。偏偏中國人和我們的長官都忘記了——大概注全力於防止赤化的宣傳，忽略了一路。

我倒沒有別的意思，外國人「正誼」與「人道」的辦法，我也可以同意，好歹我們可以還價。不過中國人有時也可以和他們的外交官去談談，好在「正誼」與「人道」並不是一件專利品，且也可以點綴點綴，符了國際平等的條例。

不然，你要猜透了外國人的心意，有美國預言家保羅師父那樣的本領：只要你愛中國的心在外國人之上，外國人也就屑越俎而可以有機會去愛他們的祖國了。於此我感到中國海陸軍之不但不可裁，且也當發明千萬種「死光」纔能來整理你的家務，至於「正誼」與「人道」實在只配點綴。嗚呼！

野草

魯迅

一一 影的告別

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說出那些話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呼嗚呼，我不願意，我不如徬徨於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意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

然而我終於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黑的手裝作喝乾一卮酒，我將在不知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

嗚呼嗚呼，倘若黃昏，黑夜自然會來沉沒我，否則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現是黎明。

朋友，時候近了。
我將向黑暗裏徬徨于無地。

你還想我的贈品。我能獻你甚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但是，我願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于你的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佔你的心地。

我願意這樣，朋友——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并且再沒有別的影子在黑暗裏。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

二 求乞者

我沿着剝落的高牆走路，踏着鬆的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露在牆頭的高樹的枝條帶着還未乾枯的葉子在我頭上搖動。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一個小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夾衣，也不見得悲戚，而攔着磕頭，追着哀呼。

我厭惡他的聲調，態度；我憎惡他並不悲哀，近於兒戲；我煩膩他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夾衣，也不見得悲戚，但是啞子，攤開手，裝着手勢。

我就憎惡他這手勢。而且，他或者並不啞，這不過是一種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無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給與煩膩，疑心，憎惡。

我沿着倒敗的泥牆走路，斷磚疊在牆缺口，牆面沒有什麼。微風起來，送秋寒穿透我的夾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將用什麼方法求乞：發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

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於布施者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

我將用無所為和沈默求乞。

我至少將得到虛無。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四 我的失戀

擬古的新打油詩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麼：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仰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麼：冰糖壺盧；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塗。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鈿索；
回她什麼：發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

我的所愛在豪家；
想去尋她沒有汽車，
搖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麼：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